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七回 給事衙宜人認親 保和殿吏部奏本

卻說陳式見天來帶得禮儀尷尬，心中正在煩悶。忽聽得後邊一人要與梁大兄相見，視之五品宜人蔡氏。陳式問曰：「汝本女流，如何與彼相識？」宜人答曰：「妾之誼父即彼先君，幼年相與頑耍，親如姊妹。妾祖與彼宗共同在南雄廣源店相交，業經三世。自從廣源卸事，一向音問殊疏，今日始得相見。」天來曰：「宜人莫非賽蘭大姊乎？」宜人遂叫天來近前相見，說不盡兩門家勢。天來亦盡折邇日冤情。宜人聽罷，嗟歎不已。陳式曰：「既有如此懿戚，吾當與爾畫策。惟此八千之數可以支消。」天來又言：「曾在南雄蒙蘇沛之贈得一書，帶往吏部衙門李坤大人收拆。書內大抵有扶持提拔之意，或可省費未定。」陳式曰：「目今歲將除夕，日近殘年。文武兩衙。民情不理。若要投書，來歲然後改行。梁兄主僕打在本衙過歲。」天來欣然遷行李入給事科衙內，與祈福二人在此送年，按下不題。且說區爵興與越文、趙武攜帶金銀珠寶赴上燕京。行至江西泰和縣界，因聞其地酒美，遍買家家之酒，日夜與越文、越武評論酒味高低。一夜三人飲至將曙，區爵興擊案贊曰：「真不愧青州從事，無此一到，幾乎虛度人生。」誰想旨酒迷人，自古英雄皆為所害，何況爵興一人饕餮之輩，安能遏欲自持？更有越文、越武本屬少年亡命，流連縱飲，寧無酩酊終宵？一旦病遭酒厥，恐不免死，旋踵求醫。

且說京城大理寺蕭榮一日得接貴興之書，連日盼望，杳無消息，竟將此書付之丙丁。不覺白句過隙，紅日如梭，轉眼韶光又復一歲。

是時雍正九年，京城內外張燈結綵，慶賀春王正月，共祝天子萬年之樂。眾黎庶探得二日係吏部李坤大人壽，且處處留燈等候，並祝千秋。陳式與李大人係師弟之情，連日赴衙，答應往來禮物，不時居此，參謀早晚威儀。

忽見麥如雲持書而來，李大人即拆視之。覽畢，嘿然憂形於色。陳式問曰：「今日夫子壽，且何為有不豫之色？願聞其略。」李大人曰：「得接粵東蘇按察之書，言該省番禺縣有一冤民到來御告，說我糾尋此人，與他辦理。如此無蹤無影，何處追尋？」陳式問：「是何人？有何冤案？」李大人曰：「梁姓天來，九命沉冤，官員受賄。」陳式聽得大訝，遂稟曰：「其人去年已到，現在生衙。」李大人即命陳式帶來審訊。天來一見吏部，泣訴前冤，再呈蘇沛之南雄所贈之書。李大人讀畢，歎曰：「汝本庶民，安能在金殿抱告乎？」天來俯伏不語。陳式將前日詞章、官批呈上，李大人細詰得清，拍案大叫曰：「國家之設職如此其眾，粵東之受祿無愧者何等也！」怒猶未息，偶然得接江西省進士程書狀詞，詞內言母舅黃經含冤被陷之意。陳式曰：「未子明日拜本，何不將天來之案附在後邊，如此帶入便是。進士抱告。豈不美哉！」師弟酌意已定。

次早，李大人齋戒沐浴，拜本於保和殿上。

聖主覽見其本云：

臣李坤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上言：今有江西省某府某縣進士程書代舅鳴冤，抱告一案。後附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八屍受陷，九命冤沉。冒瀆龍顏開呈察奪，臨楮不勝激切待命之至。

未知聖主覽畢如何批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